

黃朝琴回憶錄

(七)

黃朝琴遺著·王紹齋校訂

卅二、審查大地影片

民國廿五年八月間，也就是我就任駐金山總領事職務的第二年，忽然奉中央宣傳會葉主任委員楚倫手諭派我往好萊塢，擔任米高梅公司攝製大地影片的審核工作，以接替兩年前由中央宣傳委員會派來此間負責指導拍片的杜庭修先生的任務。

首先，我對拍片一事，雖然略有所聞，但是對於劇本的內容以及杜君的任務詳情並不瞭解，同時中宣會也未另有指示，一時猶如丈二金剛摸不到頭腦。

我到好萊塢接任後，首先就移交檔案詳為研閱，以期瞭解全案經過，尋求任務的範圍，俾能順利執行。遺憾的是不甚完備的卷宗，無法幫助我對案情的瞭解，唯一可以作為執行任務的依據，是中宣會葉主任委員楚倫先生的手諭，與具有合同效力的米高梅公司代表致中宣會的函件。

我首先根據葉先生手諭中的一點：「須經中國大使及代表全片看過並審定以後，方得在美國市場開映」。經與公司洽談，據該公司副總理兼

大地監製人沙氏答覆：「前任杜代表始終未告知中國大使有最後審核權，且合同亦無此項規定，訓令乃中國內部的事，與公司無涉。況該項劇本係杜代表幫寫，各幕情節又經他在場指導，並經他致函公司表示許可。貴總領事既繼任杜代表所遺職務，他所通過各幕，似應繼續承認，負道義上的義務」云云。我當即鄭重聲明：代表的第一義務係在奉行訓令，在大使未批准前，代表當然不能有所表示。經數度與沙氏及副監製倫氏會談結果，公司對於我的職守始漸諒解，允候該片完全剪接妥貼後，送請大使檢閱。

不久，沙副總理逝世，由馬尼克副總理接管，他又來函舊事重提云：「自大地影片攝製以來，本公司始終與貴國派駐公司前任杜代表切實合作，所有劇本與場面，均經他審查修改通過」等語，言外似仍未放鬆前次主張。馬尼克同時又函中宣會聲言：「倘在攝製上或與貴國協同進行時，所遇困難顯示其事之不可能，且所費過多時，公司保留撤回前信中所述各項義務之權，而在貴國所攝影片，亦當全部焚燬」云云，同時據杜前代表及孫隨習領事（曾任駐菲律賓大使孫碧奇）

相告：公司人員曾表示：如我方不通過該片，公司可將在華拍攝的部分剪去，其餘在美所拍部分，我方無權過問，我當時亦認為：公司如照在華所拍場面，以他們雄厚資金在美仿製拍攝，我方亦無可奈何！事實上大地一片在我接任兩週前，業已拍竣，且經杜前代表指導拍攝並予通過，所以公司堅持已見，並非毫無理由，為免形成僵局，後經多次交涉，公司始允由我重新審核。

我到好萊塢後，常與該公司各副總理、監製人及導演等閑談，發現該公司所以攝製此片的動機：第一，該公司以大地小說描寫華人的生活，惟妙惟肖，不但冠於其他同樣著作，即在歐美小說中也佔有極優的地位，歐美人士，人人愛讀此書，甚至以不讀此書引為遺憾！因此將它改拍電影，必能獲利。第二，好萊塢歷年所拍攝關於華人的影片，多以唐人街生活為背景；描寫華人的奇形怪狀，以博取西人觀眾的歡心，因而獲利者頗不乏人。米高梅公司不僅資本雄厚，而眼光亦高人一等，深切瞭解美人漸知中國的實際情形，對於此類侮辱華人的低級影片，已經司空見慣，毫無興趣，因而決意攝製一種足以代表中國生活

的影片，並以其代替逐漸為人厭惡偏重物質方面的歐美影片。他們目的雖是想獲得鉅利，但是無形中却為中國宣傳，因為片中的佈景，角色的打扮和動作，無一不仿製從中國拍回的外景。例如購地五百英畝建築一中國農村，為了一所中國大廈，拍攝了二百餘張圖樣作範本，甚至乞丐的衣服、棺材、水車等物，均係向中國購買，足見他們確有心攝製一部真實的影片。在攝製之初，該公司在民國廿三年獲得我中宣會許可，來華拍攝外景，是後復同意我方派杜前代表駐在該公司，幫同編寫劇本，開拍後，日日駐場指導，招募華人演員時，且曾會同到處物色，在在均足以證明該公司與我方充分合作，我方自應藉此機會善加誘導，拍攝符合我國實情的影片，以糾正大地上小說內對我國當時社會的黑暗面言過其實的描寫，使歐美人土由此片中對我國獲得正確的認識。

我基於以上的瞭解，遵照上級指示：「大地」影片不得含有侮辱我國體及民族性的情節，以及對於中國生活有不實在或不盡情理的描述或嘲笑。故對於重新審核的工作極為審慎，有時因一幕或一句話之微，討論竟日。除了細節不符國情部份，口頭接洽隨幕指出，同時向公司提出意見書，請其就所列舉十二項，應即進行刪剪或改拍外，並將影片情節與大地原著詳加比較，證明原著不利於我國各種描述，均經該片刪去或加以修改。同時在審核期間，惟恐個人觀察不周，故對局外人的批評，時加注意，特別是當時在美的我國名人學者的評論，更值得重視。

林語堂博士對於「大地」影片的評語，刊登

於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日羅安琪時報。林博士認為此片描寫華人生活，甚為確切，藝術高超，配製完美，將人生的奮鬥，以及喜怒哀樂，描摹盡致，而且對於原書大意華人樂天知命，堅毅勤樸的美德，予以忠實述出，靈犀通者，類能愛之。

胡適之博士於同年十月二十七日，在好萊塢米高梅公司觀賞本片後，表示了卓越的見解。他對我說：「此片根據Pearl Buck的小說，原書著者本非第一流作家，觀察中國農村情形，亦多隔膜，故原書頗多瑕疵可予指摘。其根本毛病，在於寫王龍夫婦，在革命時期忽發橫財，拾得珠寶金子，因此起家，此是一種Melodrama寫法，不是第一流小說的寫法。本書用意，要寫一個勤儉起家的農夫，今忽暴富（Getting rich quick），豈非矛盾。平心來說：此片用外國人扮演中國人，其用心揣摩，頗費苦心，女主角Miss Rainer最為成功。扮王龍的Paul Muni雖稍有過火之處，亦甚不易得，這是可取之點。原書有許多不近情理之處，此片稍有改創似勝原書。如王龍妻在原書中實嫌過於柔順，過於沉默，不像一個村婦。Rainer演此婦甚見風骨，似勝原書。又王龍娶妻一節，亦大勝原書。其餘深入各段，如蝗蟲一幕，亦勝原書。此片實有勝於原書之處，是可取之點二。」

聽說最初的稿片，尚多過火之處，經黃總領事指摘後，皆已刪改，此次我所見片子，比較頗少可指摘之點。此種服善的精神，亦屬可取。鄙意我國人對於此片應贊許其用心之勤，鼓勵其各成功點，贊許其服善之勇。吾人似不宜過存

隱諱之態度，示人以不廣，例如婢女譯作Slave's II並非錯誤，古今男為奴，女為婢，婢正是Girl slave也。Shakespeare在Merchant of Venice名劇中，描畫一重利盤剝的猶太人，從未聞猶太民族羣起而攻之，吾人似不宜失去大國民風度也。

蔣百里先生也在同年十月廿八日，到好萊塢米高梅公司觀看此片。「他認為就大體言；此片阿蘭為主角，敘述中國人對於土地之愛護心，以勤勉成家為主體。原是贊美中國人之意，故中國對此片應大體表示同情，惟美國人多好奇，以未見者為貴，故間有不滿於國人者，業經黃總領事建議多數剪去，在我目光中認為已無辱及我國人之處。就影片本身的技术論，鄙意與適之的意見相同。總之，該電影公司既對中國表示好意，似不可與他們為難，以留待將來他們攝製中國影片時，可以保持監督修正之權，否則，該影片公司在美編劇，在美演藝，縱想干涉，也為時已晚了。」

米高梅公司對我所提的意見書，不久正式復文，逐項說明可以刪剪部份，儘量照辦，惟需要重拍部份，因限於時間，空間因佈景業已撤去，演員亦已遣散，加以情節上之關係，無法照辦，於是我一面將審核經過呈報中央，一面編印「大地」影片審查報告書（呈施大使（肇基）核示；茲照錄山25字第九十五號呈原文如下：

案查職奉派接替監視米高梅公司攝製「大地」影片，遵辦以來，業已二月餘日，現該片剪接工作，已告一段落，茲謹將對於審查該片工作經

過，編成報告書一冊，理合備文附同報告書及英文附件，送呈審核，是否有當？仍祈示遵。再該片依照中宣會指定，及指導員任務要點，須經中國大使將全片看過並審定以後，方得在美國市場放映，現在該片已初步修正完竣，該公司屢擬早送鈞館放映，並據該公司第一副總理梅雅氏稱：「如承鈞座駕臨公司，親閱該片，不必送呈極表歡迎，尤增光寵」等語，究應如何辦理？並懇核示，以便轉飭遵辦。謹呈駐美利堅合眾國全權大使施。

駐金山總領事黃朝琴。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不久，公司將全片剪接清楚，送請施大使審閱，大使乃約同駐芝加哥總領事葛祖康、駐紐約總領事于俊吉以及本人會同作最後審查，認為尙屬符合國情，予以通過。

我所學的是政治經濟，從事外交工作，對於第八藝術，完全是門外漢。尤以求學期間，或在臺灣，或在海外，對於我國民情風俗嘗無全盤的體驗，但既擔任此工作勢必須做好審查工作，使影片情節既能符合我國國情，又能為外國公司所接受，誠然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很不容易做到恰到好處的，最後所幸能完成任務也是一項不易多得的經驗。

大地影片，在我國抗戰期間，曾在我國各大都市放映，該片係以我國辛亥革命前後的農村為背景，情節生動，故事真實，故曾轟動一時，相信如果看過這影片的人，尤記憶猶新。

卅三、惜別金山

金山的華僑早年多係來自廣東，做開採金礦的礦工，迄今已歷百餘年，他們對金山的開發，貢獻很大。我在總領事任內，某日曾親往舊礦山所在地奧洛比市訪問，看見該地尙留存有開帝廟和戲臺。據傳該地最盛時期有華工萬餘人，惟當時僅存陳姓洗衣作一家。我訪問該店時，他們贈送我金石一塊，令人不禁緬懷當年掘金時的盛況。

我到達該市時，市長曾舉行招待會，有數百市民參加。經市長介紹後，我即席發表演說，詳述華工開拓該市的歷史和他們的貢獻，接着說明關公是我國最重信義的古時名將，國人均尊他為武聖，華工為他建廟供奉，係要他以他為僑胞做人做事的模範，寓意深遠。而開帝廟能保存至今，實為貴市唯一足以誇耀全美的歷史建築物，過去華工的歷史，也就是他們開發的歷史，以這樣具有歷史性的廟宇，僅由一家洗衣作來維護，恐難持久，亦非所宜。因此我建議他們應將此廟收歸市有，編列預算，妥善保存，俾垂久遠，這樣不但可作觀光勝地，也足以增高貴市的聲譽。語畢，博得在場聽眾全體鼓掌，歷久不停，並全體起立致敬，衷心至感欣慰。旋接該市長來函告知：該市議會已決議將開帝廟收歸市有，永遠維持云。

金山自金礦開發以後逐漸繁榮，成為太平洋岸名港之一。當地華工在黃金掘鑿後，轉移去澳洲雪梨繼續開採金礦，因此華僑稱金山為舊金山，稱雪梨為新金山，並簡稱舊金山為大埠，加州省會薩克拉門多(SACRAMENTO)為二埠，

意即指在美華僑最多地方與次多地方之意。但金山另名三藩市，實較符合英文原名 SAN FRAN CISO 的稱呼。

舊金山的舊有礦跡，依山起伏，開山築路，街市亦依地勢形成，在屋內可以遠眺面向太平洋山灣的山明水秀的美景，氣候溫和，四季如春，故衣着可不分四季，故人們多選用上等材料，精工縫製。該地盛產世界聞名的金山橙、芒果、葡萄等各種水果。如到漁翁碼頭，有吃不盡的鮑魚、紅鱒等各種海鮮，唐人街，餐館林立，中外山珍海味，應有盡有，故遊客趨之若鶩，因而有食在金山、衣在金山、住在金山的美譽。

華人初抵金山時，尙屬一片荒蕪山坵，故土地任其選擇，現唐人街均為市中心地區，街路約二三十條，交通發達，四方輻輳。每至農曆新年，北美及中南美洲各地的華僑都遠道趕來金山過年，因該埠年景一如回到祖國一樣。美國本禁放鞭炮，獨在華人過年時不加干涉，蓋因憲法保障信教自由，華人過年放鞭炮，是為敬神迎神，祈求平安，屬於宗教的禮節，因宗教自由，憲法乃為之保證。

在我金山任內五年，與僑胞相處極為融洽，我所學的廣東話，亦尙能應付。猶憶回重慶時，某日去中央黨部謁吳秘書長鐵城先生時，彼此以粵語交談，鐵老當時以為我是廣東人，他約我去同鄉會吃飯，並說可邊吃邊談。在鐵老意念中，我若非廣東籍，豈能在金山任職如是之久！蓋金山華僑全部為粵籍也。

某日，我忽接外交部政務次長徐模先生（當

時部長爲王寵惠先生)函示云:「兄在金山任內,成績卓著,原擬調升爲公使(當時我國派駐大使者,僅爲五大強國,其餘均派公使),惟因戰事轉進,正擬開闢滇緬公路,作爲我國對外出入口,以加強國際間聯繫,欲選派幹練如兄者爲仰光總領事,未知尊意如何?」我立即電復,大意是:「政府需要我之處,謹當遵命。」復電發出數日後,即奉部令派我爲駐仰光總領事。



民國二十八年黃朝琴(右)在印度與錫金國王(右二)及蒙藏委員長吳忠信(左二)合影。

我奉調的消息傳出後,各地僑團競相邀宴,依依惜別,整整忙了月餘,始有餘暇整理行裝。是時中日戰事方酣,美國大來輪船公司,聞我將赴仰光到差,知我必不至取道日本,曾派員前來當面表示,願將該公司的總統輪停靠仰光,以示歡送。我正整裝待發時,復接部令調任駐印度加爾各答總領事,與馮執正兄(旋升駐墨西哥大使,現已退休)對調,故友人戲云:「你由天堂掉落到地獄了!」意謂仰光不如金山,加爾各答更等而下之。其實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事後回想,我如去了仰光,當地華僑多爲福建籍,因同鄉關係,我與他們相處必佳。其後仰光被日軍攻陷時,我是否能置僑胞於不顧而及時逃出,實未可知?若不幸淪入敵軍之手,以我的身世和在金山扣留廣源輪案,日本對我懷恨已深,其後果,殊難逆料。

胡大使適之先生知我赴任在即,並知內子取道日本,余取道歐洲,特來信邀余赴華府小住,痛痛快快的談幾天。我乃直趨華府,下榻大使官邸。胡大使每天起身甚早,將閱過的當天報紙塞入我臥室門下,其意使我起床後即有報紙可讀。旋在早餐桌上晤面,談到當日重大新聞,我茫然無所知。他問我何故不看報?我答以:「既來此休息,就不想看報,能聽大使分析時局,豈不較自讀報紙更爲明瞭。」語畢,不覺相顧而笑!在華府小住數日,賓主盡歡而別。

旋赴紐約,于總領事俊吉兄親到我所住的旅館,將我的行李搬到他住的國賓大飯店和他同住,俾作竟夜長談。于總領事爲了對外體面關係,雖住的是有名旅館,但實外強中乾,我看見他夜間所穿的睡衣,都破爛不堪,他苦心可知,我內心頗爲同情和欽佩,故我由紐約赴英,到達倫敦後,即買了幾套睡衣寄給他。我在倫敦小住數日,就轉往巴黎,是時歐洲風雲正緊急,我不敢多停留,即由馬賽上船,取道孟買,直趨加爾各答任所。不料到任的翌日,歐戰即告爆發,我未被困於旅途,亦云幸矣。

卅四、在印與陳印蓮女士

結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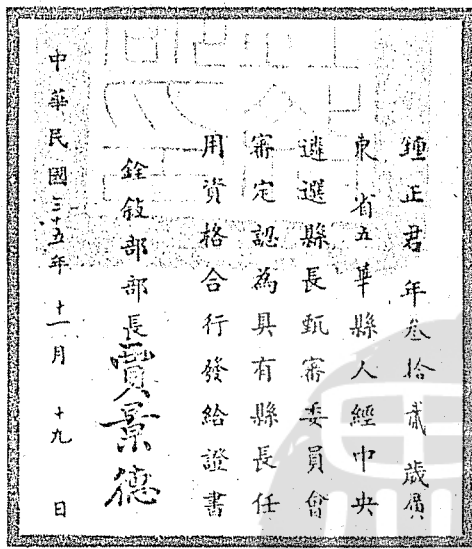
民國廿八年我由美國舊金山總領事奉調赴印任駐加爾各答總領事,內子郭佩雲女士適因母病回上海探視,未能隨我赴印。旋因太平洋戰事爆發,日軍進佔上海租界,以致音訊斷絕,死生未卜。是時我心身殊感寂寞,加以事務繁忙,急需內助,陳印蓮女士當時係任我英文記室,我與她相處日久,於是墜入情網,終於結婚。次年長女蘭君出生,我與郭女士結婚多年未有子女,故心中極爲喜樂,卅一年我奉調回部兼情報司幫辦,是年次女婷婷出生,卅四年回臺灣,卅五年三女玲玲出生,卅六年長子玉堂出生,於是我終於有了後代。

古諺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當可告慰於祖先矣!(未完待續)

(上右) 日據台灣時期黃朝琴的母親蔡太夫人寫給黃朝琴要他不要和家裡通信。
 (上左) 「抗戰勝利遴選縣長記」作者鍾正君的縣長銓敘證書。(文見七十三頁)
 (下) 黃朝琴自舊金山調仰光，胡適大使寫給黃朝琴的親筆信。

恩
 現時席在菓子園調濕園務
 身體十分強健。家中大小均在
 平安。生活費亦無欠缺。可免
 近好
 孫不可再來。阿安為是。此頌

照和壬午九月廿九日
 臺南州藍水街
 蔡氏家



朝琴了之兄

你的兩封信，都收到了。多謝！
 老兄調任仰光，是舊金山的絕大損失，是我的
 絕大損失，連日執筆想寫信，總覺得惆悵
 難下筆。老兄在任內的成績，我最佩服。此
 次調任最難辦的仰光，是為要地，長才，此間
 的損失却是那邊的大收穫了。老兄與嫂
 在仰光習慣上都最適宜于南洋各地，將來
 你們倆在緬甸的 *populans* 一比比金山還更
 大。
 你們赴任，似以經歐洲為最便。行期決下後，
 務乞早日通知我，務乞提早乘華府以任，使
 我們三個人可以痛一快一的天。我的住處，
 六月中或須更動，但無滿搬何憂，你們倆來一
 定有佳處。每一致祝
 雙安。

駐美大使館